

陆侃如和
冯沅君

许志杰 著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陆侃如
和

冯沅君

许志杰
著

山东齐鲁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陆侃如和冯沅君 / 许志杰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80713-275-2

I. 陆... II. 许... III. ①陆侃如—传记②冯沅君—传记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7422 号

责任编辑 吴 兵

装帧设计 宋晓明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042 820980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

规 格 150 × 228 毫米

15.75 印张 86 幅图 190 千字
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6000

定 价 1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建议图书分类: 文学

当知识分子成为往事（代序）

韩 青

写陆侃如与冯沅君两位先生，似乎，是许志杰藏书经历中的偶然缘起。不过，如今读到它的品相构成——作品的新闻纪实风格和历史文献品质，对照着作者的现实处世策略和人文精神关怀，其实，有着一脉相承的风生云起之处。

平素，在省城某四星级写字楼里，享有专门玻璃屋的许志杰，总是一身休闲装，面部表情与装束格调一致。他之于现代都市里的时尚生活，也当真有过一些生动活泼的舆论引领。早些年，他的《言午看球》专栏，是本埠最大发行量报纸的招牌栏目。有一次，曾看到他与朋友在小饭馆里，被球迷认出来，要求签名：“在电视上看到过你评足球，讲得真不错，给签个名吧。”此刻，他神情一如既往的随意，言辞熟络地聊起刚看过的某场球，三五句就把对方盘带进球场，再三五句又寒暄着握手作别了，签名呢？仿佛都忘记了。这好像就是许志杰社会文化时尚观的简笔速写：态度热忱，举止随和，不落痕迹。

然而，在这一副宽松处世的休闲行头下面呢？大抵，还另有一颗在喧嚣浮世里卧底的心，仿佛内心别有情怀。偶尔，从许志杰给报纸文学副刊写的，关于对王统照、王献唐等文化名人往事的抒怀文章里，稍稍露出端倪。到底，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科班出来的。那只写足球嬉笑怒骂皆时尚文章的笔，落向往昔文人，立马，另有一种沉甸甸的春秋成色：笔墨淋漓，情感深厚，有史料，也有诗性。经由现实看历史

的折光，难免会有些半明半暗的情绪，他好些文辞淡然而寓意浓重的句子，读起来也颇令人思绪纷飞，想起本雅明概括的某种独特文风：一个拉辛和一个法兰西第二帝国新闻记者的组合风格。

许志杰属于出手极快的才子型作者，球评不隔夜，被邀约做社会文化现象评说，也是一挥而就。常常的，他这边写着，编辑们那边则说着闲话候着，好像他是宝丽金相机，能立等可取。而这一次，从听说他要写陆冯两位老先生，至读到书稿，大概，不足一年也差不多了。与写作相比，可能在心里发酵的时间更长。

印象里，著述人物，通常的路径，是要么知其心，要么知内情。许志杰则于知心知情之外，另会其意，别具一格，纯然置身局外，让史料说话。学历史的科班素养，兼之新闻媒体间的多年沉浸，行文从容而立场沉潜，有着一一种新闻纪录与历史透视不动声色的契合。擅长评论的他，此番在史实面前，相当克制，多陈述，少描述，几乎是不评不论，只偶尔，依着人之常情，在不忍不吐之处，提出一个问诘，那角度，也是旁观的，历史的正反面之外，像是第三只眼睛看到的旧城廓遗址：线条清厉，轮廓冷峻。

当知识分子成为往事，这往事，有两种可能，一如过眼烟云，二是成为经典。陆侃如和冯沅君先生，一代学问大家宗师，亦是象征，仿佛知识分子在20世纪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演进中的标本。五四以降，陆冯两先生，与陈西滢和凌叔华，程千帆和沈祖芬等夫妇，都是中国新文学史璀璨群星中著名的双颗星。五四文化精神，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种种冲撞、断裂、沿续、流变，既是他们的人生时代与文化履历，也是他们的个人气质。曾经，他们是某些传统的激烈反抗者，并由此铺陈开他们比翼齐飞的学问人生。这种让后世学子们所景仰的作品创作、学术研究、人格修养、理想情操、生活趣味高度和谐的人生模式与过程，从某种程度上，又恰可以视之作为一种五四新文化成果。也因此，这些五四时期曾经对传统文化激扬文字的一代，遭遇到一个时

代更大的破坏来临时，他们便转而成为了从根部保护传统的基石。也许，对于他们，人生的内容，是与其学术理想、风骨人格、精神境界和谐一致地同步进行着。只有时代的风云变幻，像不断转换的舞台背景色，给他们的人生底子抹涂着斑驳陆离的光影。他们命运的色彩，被时代背景衬托着，最终，依然是飘零浮世的知识分子。

中国社会传统知识分子的沉重，不仅是来自职业，更有精神上的无数附加值，作用被无穷放大。他们往往身兼教育家、作家、诗人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道德家等等数职，所谓教书育人，在他们不仅是一种日常工作方式，还是薪火相传的神圣而沉重的伟大精神象征。从这个角度，时不时就听到有人说，今天中国知识分子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倒也并非是无端的流言。不禁猜想，许志杰选择这样两位先生来著述，似乎，应该有些寻机向老一辈知识分子致敬的意思吧？而所致敬意，来自我们自身的现实缺失。

这无意中却提示出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辉煌形象，在今天商业化社会里，可能已是遥遥地映在历史地平线上的夕阳斜晖了。但不必悲观，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的进化：知识分子正逐渐从中晚期时代的中产阶级队伍中分化出来。这种分化，既是社会职能分工的，也是文化消费领域里的，接受知识系统教育的人越来越多，所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接近其职业本身，常常不再被当作功能广泛的社会公德代言人与形象大使。至少，传统意味的知识分子，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展示内秀的特殊机会，已经大大减少了。

因此，对寄生于现代滚滚红尘中的我们来说，许志杰对经典知识分子的记叙，可以看做是一种新型时尚知识分子的处世方式与内心秩序建设。在传统社会的“兼济天下”与经济时代的“独善其身”之间广阔的精神区域里，许志杰以一种现代职业对另一种传统职业的深刻理解和尊重，为混迹于真假白领与小资中的小知识分子们，提供了一种淑世的，温和的，率性的，随遇而安，又别有寄情的人生状态。

目 录

当知识分子成为往事(代序) 韩青 1

第一章 冯氏三兄妹 1

大哥冯友兰、二哥冯景兰、小妹冯沅君,先后入北大,再出国留学,都是一级教授……

第二章 陆侃如师从王国维、梁启超 27

1927年,陆侃如在《古代诗史》自序中说:让我谢谢许多师友们,尤其是王静安(国维)、梁任公(启超)……

第三章 胡适之师 35

五四运动的第二年,我(陆侃如)考上北大,和当时的其他青年一样,我马上便成了胡适的崇拜者……

第四章 留法三年 65

考官问:孔雀为什么东南飞?陆侃如:因为西北有高楼!语惊四座……

第五章 鲁迅和冯沅君 73

鲁迅说: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《卷施》——是“拔心不死”的草名,也是1923年起,身在北京,而以“淦女士”的笔名,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……

第六章 冯沅君和她同时代的女作家们 83

同学：石评梅、庐隐、许广平、苏雪林

同事：白薇

朋友：丁玲

女作家：冰心、丁玲、冯沅君、凌叔华……

第七章 《中国诗史》和《中国文学季刊》 93

《中国诗史》是陆侃如和冯沅君共同创作的具有经典性的著作，直到今天为止，还是中国学术界一部惟一的诗歌史著作……

《中国文学季刊》是中国公学同人刊物，胡适题写刊名，陆侃如任主编。

第八章 共赴国难 99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爆发，在此后八年多的时间里，陆侃如和冯沅君先后自北京转至安徽、广东、湖南、湖北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等地，在安徽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东北大学任教。

第九章 改造自己彻头彻尾 111

陆侃如：我从小受封建主义的教育，后又受资本主义的教育，最后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。旧社会遗留给我的包袱太重了，随时随地绊住我前进的脚步。如果不能坚决地对自己作思想斗争，改造是不可能的……

第十章 一级教授急剧“坠落” 141

陆侃如陷入了急风暴雨般的“反右”运动中，冯沅君“奋

起”批判陆侃如，陆侃如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，他被打成右派，撤消一切正式和兼职的社会职务，从一级教授降为四级……

第十一章 藏书泪 163

藏书三万多册，后来却多数散失书肆地摊，陆侃如为此被人指责，但是其中悲欢离合又有谁人知晓……

第十二章 晚年之痛 169

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收入丰厚却生活清苦，陆侃如被“依法逮捕”，冯沅君被癌症夺去生命，生命的最后两年陆侃如半身不遂，坚持卧床著述立说……

第十三章 陆侃如与刘大杰的一桩文案 193

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修改其名著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时，把杜甫描写成“法家诗人”。74岁的陆侃如奋笔直言……

第十四章 人师 203

以言教讼，以身教从；得经师易，得人师难。

陆侃如、冯沅君年表 225

后记 239

第一章

冯氏三兄妹

家学深厚

大哥冯友兰、二哥冯景兰、小妹冯沅君，先后考入北大，再出国留学，被称为“唐河三冯”。冯氏三兄妹出生在河南唐河县祁仪镇有名的书香之家，祖父冯玉文善诗文，遗有《梅村诗稿》一部。父亲冯台异，清光绪戊戌（1898年）进士，有《复斋诗集》，伯父冯云异留有《知非斋诗集》，叔父冯汉异也都是秀才。他们有一个姑姑冯士钧，天资聪颖，极善诗文。冯士钧病逝，家人把她生前留下的诗稿辑为《梅花窗诗草》。唐河，位在中原大地南边，与湖北交界，远眺武当。经过几代人的积累，到祖父冯玉文掌家时，冯家已有了1500亩土地，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，是个封建大家庭。据大哥冯友兰回忆：“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，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，家里请一个先生，教这些孩子读书。女孩子七岁以后，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，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。当时一般的私塾，叫学生读一些以备作八股文、试帖诗之用的书，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，叫做《地球韵言》，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。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‘新学’。我们家的那个私塾，也算是新旧兼备了。”



冯沅君之母。



冯沅君之父。

考中进士后不久，父亲冯台异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事。大概是清光绪三十年左右，在武昌做两广总督的张之洞，他办了一些洋务和新政，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，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，叫“方言学堂”。学校的监督（相当于校长）由当时的大名士梁鼎芬担任，冯台异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（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），实际是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。有了固定的收入和住所，冯氏三兄妹在母亲的带领下，从老家迁往武昌居住。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几个孩子的上学，他们的父母经常讨论这件事。考虑到兄妹三人人地生疏，语言不通，决定叫母亲在家监督孩子们读书。遇见母亲不认得、念不出的字，就记下来，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。一般学校都要做的事，父亲也要他们做。当时武昌的学校，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。父亲也叫母亲给孩子们做一套，还教他们唱《学堂歌》。

同入北大先后留学

1915暑假，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。1916年暑假，冯景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北大当时的学生，在学习上非常自由，冯友兰喜欢听著名教授黄侃的课，并做一些古诗送给黄先生，黄先生也加圈加点，还写了赞赏的批语。冯友兰回忆，“我的这种课外学习，倒是在我家里发生了作用，那就是我把我的一知半解传授给我的妹妹沅君，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。”

自从湖北返回唐河老家之后，冯沅君就不上学了。大哥冯友兰从北大放假回来，在家中常念诗念文章，沅君听了很爱慕，就叫大哥教她。大哥照着黄侃先生的样子，选了些诗文，给她讲，教她念。小妹沅君真是聪明绝顶，在一个暑假的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，不但会讲会念，而且会写，居然能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章。等到大哥第二次暑假回家，小妹沅君的学问更大了。这时候，北京传来消息，北

京女子师范学校要招国文专修科。这个学校是当时北京女学的最高学府。家人都主张沅君去应考。沅君也坚决要去，她对母亲说：“如果是说我花钱，我将来什么也不要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。当时的地主家，出嫁一个女儿，陪送嫁妆，是很大一笔花费。父亲在的时候，已经把沅君许婚于当地的一个人家，所以她说出了这样坚决的话。母亲本来是喜欢叫女儿读书的，也就同意了。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，母亲毅然决然，不顾别人的议论，让兄妹三人一同进京。到北京报考，果然考上了，于是冯沅君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道路。1923年夏，冯沅君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。

兄妹三人同入北京大学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。而兄妹三人走出国门，更是少见。1918年夏天，冯景兰北京大学预科毕业，考取公费赴美留学，入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，学习矿山地质，1921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，攻读矿床学、岩石学和地文学。1919年9月，大哥冯友兰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。1923年冯景兰获硕士学位，大哥冯友兰也完成学业，通过论文答辩。随后，兄弟二人和其他同学一道，经过加拿大回国。冯友兰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，成为一代宗师，冯景兰则从此终生献身于祖国的地质教育和矿产地质勘查事业。这时候，小妹沅君正在北大读研究生，1925年夏天毕业后，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，1932年与著名学者陆侃如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，到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。

兄妹三人各奔哲学、地质学、文学“前程”

因为兄妹三人各学的是哲学、地质学、文学，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合作的机会。但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大哥冯友兰和小妹冯沅君有过一次合作，他们共同校点了长篇小说《歧路灯》的前26回，1927年

由北京朴印社排印出版。大哥冯友兰做了一篇很长的序文，对《歧路灯》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做了全面的评价。兄妹三人在国外学成回国之后，其走向也是各有不同。大哥冯友兰和二哥冯景兰各干一行，却总是形影不离。冯友兰和冯景兰最初都曾在河南省立大学中州大学任教，冯友兰任文科主任（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），讲授哲学，冯景兰任矿物地质学系主任。1925年暑假，冯友兰离开中州大学到广州的广东大学教书，很快又到了北京的燕京大学。冯景兰则于1927年到了广州任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，1929年转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，1933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地学系，不久任系主任，解放后，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，1957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中科院院士），一级教授，他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。到了燕京大学以后，冯友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，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书，一级教授，最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。

小妹沅君却一直远离两位兄长，独自一人闯荡，当然，她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丈夫陆侃如陪伴。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后，中州大学也曾邀请冯沅君前去任教，但冯沅君为了大哥，不愿应聘。原因是小妹冯沅君讲课十分精彩，听者众多。而大哥冯友兰讲哲学，内容本来就枯燥，加上他讲课有一个特点，老是低着头，听课的学生不是很多。小妹怕压了大哥的风头，婉拒了家乡的盛情。当然，这只是传说，可见他们的兄妹之情。

小妹的政治荣誉也甚过两位哥哥：建国后，冯沅君先后担任第一、二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，山东省妇联副主席，山东省文联副主席，山东大学副校长等职。兄妹三人都是一级教授，在中国教育界极其罕见，而其在各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，更是令人称道。

冯沅君的大哥冯友兰，第一个写成了系统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，把中国哲学史研究，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。他写成《新理学》、



冯沅君二哥冯景兰。

《新事论》、《新世训》、《新原人》、《新原道》、《新知言》等著作，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。可以说，冯友兰以中西哲学互补的理念与形式，对中国哲学的近代化、现代化，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。“三史释古今，六书纪贞元”，冯友兰对自己一生学术活动的概括和总结。

冯沅君的二哥冯景兰，从事地质教育50年，培养了几代地质人才，他们中有院士、教授、研究员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在教书育人的同时，冯景兰对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他是中国近代矿床学的奠基者，发表了《矿床学原理》等许多关于矿床学方面的著作。冯景兰对金矿地质也研究很深，1936年就完成了《山东招远金矿纪略》。

冯沅君是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，后来，她又成为第一个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女博士。还因为，冯沅君小时曾裹脚，从老家随大哥冯友兰到北京读书后，冯沅君就不再裹脚了，但脚已定型。解放后，“小脚”鞋已难寻，本不善于飞针走线的冯沅君也不得不自己动手，制造“小鞋”。“破四旧”后，“小鞋”被踢飞，冯沅君积极响应，以大代小，将鞋内多余部分用棉花填充，有时候还用废纸代替棉花，其行走艰难可想而知。

冯沅君是20世纪初最早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之一，与丁玲、凌叔华、苏雪林等齐名。她的创作活动主要集中在早年，从1923年开始创作《旅行》，到1927年《春痕》问世大约五年的时间，共创作小说20多篇，1930年前后由北新书局出版《劫灰》、《春痕》和《卷施》。《卷施》是其代表作，所收六篇作品多写母爱和爱情冲突的，表现了争取

婚姻自由，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。《劫灰》收入作品八篇，杂取各种题材的作品。《春痕》，正如陆侃如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后记：“是五十封信，假定为一女子寄给她的情人的，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，历时约阅月。”

冯沅君的小说创作也仅此而已，短短的五年，薄薄的三本小说集。之后，影响一时的著名女作家即变成了著名女学者。后来有人这样评价，她埋首于故纸堆中，固然避免了成为空头文学家的危险，得到了内心的安宁，却也使自己的创作才华从此沉睡，这无疑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损失。对此，鲁迅先生曾为之深感惋惜。

但是，真正使冯沅君影响巨大的恰恰是她放弃创作后的文学史的研究。冯沅君成名很早，1924年11月《语丝》在北京创刊，即聘她为杂志为长期撰稿人。从第六期起，连续发表了7篇短论和考据性的文章。后又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创办的《国学周刊》等学术刊物，发表了《祝英台的歌》《老子韵例初稿》等文，1927年与大哥冯友兰校点《歧路灯》前26回，1930年出版了与陆侃如先生合著的《中国史诗》，1932年出版了与陆侃如先生合著的第二部著作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。1947年《古剧说汇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这是冯沅君的鼎力之作，被誉为继日本的青木正儿之作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、王国维的《宋元戏曲史》，戏曲史上又一部重要著作。

值得一提的是冯沅君对家乡唐河的眷恋。冯沅君到北京读书之后，回家的时间就少了，连母亲去世她都未能赶回唐河。既是如此，她还是花了很大力气整理和搜集了发生在



少女时代的冯沅君。

家乡“梁祝”的故事，这就是她的《祝英台的歌》：

(一)

日头出来紫巍巍，一双蝴蝶下山来，前面走的梁山伯，后面走的祝英台。

(二)

走一山，又一山，山山里头好竹竿，大的砍下做椽子，小的砍下钓鱼竿。钓得大的卖钱使，钓得小的下酒馆。

(三)

走一洼，又一洼，洼洼里头好庄稼。高的是陶求，低的是棉花，不低不高是芝麻。芝麻地里带打瓜，有心摘个尝尝吧，又怕摸着连根拔。

(四)

走一庄，又一庄，庄庄黄狗叫咻咻，前面男子大汉你不咬，专咬后面女娥皇。

(五)

走一河，又一河，河河里头好白鹅，前面公鹅咯咯叫，后面母鹅紧跟着。

(六)

走一井，又一井，沙木钩担柏木桶，千提万打，提不醒。

冯沅君教学相长，其著作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其教学也是严肃认真，内容丰富，有口皆碑。她先后在国内数所著名大学教书，给学生留下非常深的记忆。尤其是讲词曲，善于吟诗填词，体会得又深，欣赏力强，讲起作品来回肠荡气，叹为绝唱。

兄妹三人感情至深，互相尊重，相互牵挂。小妹为了使大哥免受尴尬，拒绝到中州大学任教。两位老兄更是挂念着聪明绝顶，令他们